

余思邪入阳明，即化为热，热邪熏蒸外达，故发热汗不出，热伤津液，则不能滋润肠胃，而肠中之宿食，悉变燥屎，故延至五十日之久不大便，所以不死者，以日饮粥汤，胃气尚存也，心下正当胃脘部位，肠胃中五十日不通，势必因瘀热下壅，而上攻胃脘，故心下痛不可忍。

细按证情，显然当用承气汤，然其为病，始则大渴引饮，继乃入口即吐，察其病由，殆由燥结在脘下，所饮之水，不能与之融化，停蓄中脘，又为燥热上攻，因变呕逆，此为下燥上湿之证。《金匱》云：‘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。’此为新病宿食，在膈上者言之也，与此证原自不同。然非先降其逆，则承气汤入口即吐，何由借推荡之力，而肃清中下乎。因本《内经》‘热因热用’之法，而以吴萸三钱，稍加川连，先煎冷服。盖吴萸性温，最能降逆平呕，既能破除湿阻，于中下之热，又为同气相得，不致抵触，稍加川连者，所以制吴萸之太过。乃药入咽半时许，便觉吐止逆平。然后用：生大黄四钱，枳实三钱，川朴三钱（先煎），芒硝二钱（冲服）。一剂而得燥屎甚多，皆坚硬苍黑，凡三四行，继以溲薄。次日延余复诊，则已起坐啜粥，不复如向之狼狈矣。”

曹颖甫认为本案由燥结于下为因，饮停于上为果，皆应当攻下。但病人入口即吐，即便大承气汤是对症的良药，也无法服用。何况《金匱》云“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”。他认为书中讲的是新病宿食，或湿痰阻滞于胸膈。《内经》云“在高者引而越之”，有因势利导之意，不要逆势而行。故按照《内经》“热因热用”之法，以吴萸性温，能降逆平呕，既能除在上之湿阻，对于中下之热，又为同气相得，不致抵触，稍加川连者，所以制吴萸之太过，且少量川连可止呕，待呕止后再用大承气汤。说明曹颖甫在运用攻下法时，并不是无所顾忌，孟浪行事，而是详细分析具体情况，合理安排进退，使攻下法得以顺利进行。

(6) 峻剂缓剂比较：“能食知饥，不大便而但见少腹满，按之硬，脉滑而数者，乃为蓄血。予在斜桥治汪姓一证亲见之。予始用